

后浪

世情薄

史杰鹏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海外情

后浪

世情薄

史杰鹏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情薄 / 史杰鹏著.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

ISBN 978-7-5502-9000-6

I . ①世… II . ①史…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2942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世情薄

著 者: 史杰鹏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李 伟

特约编辑: 马 旭 马国维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张静涵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08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8.5印张 插页4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000-6

定价: 32.0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目 录

香港电影《三笑》	001
绳金塔	008
夏天的记忆	014
纪念我的二伯父	023
小时候的中秋	028
对外婆的悼念	031
冻 疮	039
童 年	043
看电影	065
打老婆的小柳	071
苜 蓿	076
端 午	079
冰 棒	084

学武术的回忆	089
拾稻穗	097
游泳和水鬼	100
关于狗的记忆	103
一只鸭子	107
小时候的零食	111
牛头山	116
早米和晚米	120
画画的回忆	124
说说我的外公	129
写春联	134
妈妈和一个故事	138
和鬼、死亡有关的记忆	142
和姨父一起洗澡	146
读诗词的回忆	150
恐高症	157
害怕黑暗	161

做苦力	165
两个回忆	169
舅舅的录音机	173
考试恐惧	179
自行车的故事	184
说说我的二姨	194
压岁钱	204
西瓜	208
童年轶事	211
七月半	215
青云谱	218
戏曲	224
正月初七及其他	226
救护车	229
剁椒鱼头	232
京师忆旧年	236
瘟猪肉	242

池塘的死鱼	246
桑葚	250
绳金塔记之外公本纪	253
绳金塔记之老姜列传	255
绳金塔记之香菊传	257
城南记之邻女传	258
城南记之堂弟列传	260
乡下记之城南流氓列传	262
那些炎热的夏日和青春	265

香港电影《三笑》

忆起《三笑》这部电影，简直有种与生俱长的感觉。那时我还住在南昌的金塔街，念初中。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南昌公共汽车交通公司，那门前经常贴着电影海报。有一天我看到海报上五颜六色的几个毛笔字：

香港彩色故事片

三 笑

《三笑》，这个电影常听外婆和妈妈提到，每次都眉飞色舞。我激动地跑回家报告。那时我们和外婆家比邻而居，外婆这人有着极品的浪漫，虽然她不过是酱油厂给人送酱油的，近乎庸保，目不识丁，每天一早，便须和我妈妈两个推着板车奔跑于南昌的大街小巷。可是她骨子里小资气息之浓烈，跟身份有着强烈的反差。这种小资并非如我同学方子郊所言，坐

在星巴克的屋里，忧郁地呷着咖啡之类。她的表现是那样的独特：不管多忙，只要路过电影院，必会停车看花花绿绿的海报。见有戏曲片，则会着急地下令：

“赶快去买票，送完下一趟，去看电影。”接着这母女俩干劲冲天，拖着空板车，也顾不得回家换件稍微体面点的衣服，将板车寄存在电影院门口，小跑着就进去了，引来路人惊呼：“看哦，乡下人进城啦！”

那个年代的戏曲片产量很不少，一年必有几部。而故事也大多不过是落难公子中状元，经历一点点曲折，又赢得美人归之类，总之离了困顿、误会、苦情、恋爱和团圆，便没法演。虽然老套，外婆却看得津津有味。她根本一个字不识，那唱词是几乎不懂的。统计一下，每部片子她必看数遍，像越剧大片《红楼梦》，竟有三十遍之多。然而在她的圈子里并不是冠军，附近有个绰号“妖精”的单身老妪，以三十三遍的纪录夺得金牌。我还记得彼刻，外婆盯着那春秋甚高，一身呢子大衣，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同庚姐妹，满脸哀苦。可惜那时并没有所谓影碟，否则，

外婆定会熬夜加班，接连看完五遍才罢休。即便如此，她也并非没做过适当努力，她曾经洩求别人，想雇个放电影的，在自家的院子里放一两场《红楼梦》，可是因为外公的干涉，最终没有成功。如此迷恋戏曲，或许在今天真正的小资看来，非但算不得同类，反而是十足的腐臭。可是小资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就在前两天，还有人说我小资呢。天可怜见，我一不吃西餐，二不喝咖啡，衣服晦暗，头发蓬乱，跟小资这概念完全形同陌路。最后她说出的理由竟是：你这厮经常读那劳什子秦汉竹简，从坟墓里挖出来的，跟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审美趣味相悬天壤，不算小资算什么？好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小资这概念可以如此的因地制宜，见风使舵，那么我将它扣在当年五十多岁的外婆头上，大概也算不得不可以吧。

总算要扯到正题了。话说我一告诉外婆有《三笑》，她的眼睛刹那间亮得吓人。“快去买票。”说着她已经掏出腰包，“这部片子好看，我才看了十一

遍，比老妖精少多了。”她把钱递给我。自然晚上我是要一同去的，叫我去买票，就不能没我的份，这是规矩。可是那是场什么电影呢？我真的糊涂了。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那次买了好多票，我们几乎倾巢出动，外公、舅舅、姨，一大堆。回来的时候我二舅舅还在哼哼：“尊一声二奶奶，听我表一表。华安原是块好材料。从小宝护金，长大金护宝，屈膝为奴这是第一遭。我的好二奶奶呀，你好心成全有好报。”我却只顾去菜橱里，用手指钳剥皮鱼制成的干鱼块吃。他们很欢乐，热烈讨论，根本不管我。我吃了好多块。就在那个星光摇曳的晚上，我养成了伴随一生的习惯——看电视的间隙，跑到客厅里用手指钳桌上的干鱼吃，非常快意，这能不能通过心理学得到什么解释？

我仍然愿意回忆那场《三笑》带给我的记忆，但是好像除了唐寅出场的那句唱词“唐寅脱去解元巾，纸扇轻摇佛殿临”，就什么都不记得了，那还是因为我刚学了语文课本上《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那

段，知道解元是举人中最牛的——谁能不知道各行各业中最牛的呢？我甚至连剧中秋香的扮演者大美女陈思思都没留下什么印象，这简直唐突佳人，该死之极。风华绝代的美女，倒不如那几块咸鱼干能给我更深的记忆，看来我的劳什子情商真的不高。当然，我也可以用“我那时还小啊”这句混账话搪塞过去，但是想想，人家刘彻呢？人家刘彻才七岁，就知道要打造金屋贮藏美女，以便好生享用。我纵然搞不到金屋，但脑子里做个白日梦以意淫的念头总不该没有啊！

一直等到前两年，我看到音像店《三笑》的影碟，想起年少时他们的痴迷，就笑着买了回来。一看之下不由惊叹，天！香港竟拍过这么好看有品位的片子么？我也曾看过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实在是太无聊了，无聊加黄色。而这个《三笑》，普通话对白里穿插的那大段的曲子，从名称上看，是多么的雅致啊！似乎都是悦耳的苏杭小调，什么《茉莉花》《湘江浪》《山歌调》，特别是填的歌词都还算精

巧。这在饱尝大陆近年来粗鄙不堪的电视剧歌词骚扰之后，感觉尤其异样。其实我对大陆文化界狂妄自大的习气早就忍无可忍啦，但为了不扯远，所以懒得多说。我要说的是，《三笑》之所以让我这样不厌其烦地看，曲调和唱词的优美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里面人物装束的精美，色彩的典丽，也是颇为悦目的。尤其是演员的选择，那唐寅的风神俊朗，虽然可能是女性反串的，却丝毫没有带给我看电影《红楼梦》时，夏菁反串贾宝玉那样的厌恶。还有那致仕宰相的两个活宝儿子，一胖一瘦，表情滑稽夸张，唱词也相应的鄙俗而逗笑。真是从演员到作词，都善于择人。再要提到的就是那个美女秋香的扮演者陈思思了，这回她的魅力比咸鱼干可大得多，如果影片的画质够清晰的话，我一定会将她的姿容拷下放在电脑桌面上的。她的美丽不好描述，我不能像林纾写文言小说那样滥用几个“长眉入鬓”“丰姿天然”之类陈腐的词来打发，但我也确想不出更好的词汇。有些女人走近了才知道她的美貌，那样也好描述，只要实在地写下自己

的感受就行了。然而陈思思却活动在几十年前的屏幕里，那么远，在精神和肉体上。你叫我怎么办？

我的外婆虽然还活着，但已经快八十岁了，自退休后，她早就转变了人生乐趣，小资的情调一扫而光。她的灵魂皈依了上帝，每周除了去一次教堂之外，便是躲在房间里读那竖版的《圣经》。灵魂想获得拯救的愿望何其迫切，几十年来，才子佳人的古典戏曲文化没有赐予她丝毫认识汉字的欲望，反是靠着那异族异国的上帝，她读懂了竖版繁体字的《圣经》。我在课堂上讲《古代汉语》的时候，由于习惯，总是写繁体字，前两天终于有个学生嚷道：“那是个什么字？”我只好羞涩地擦去，换写一个简体的补上。我想那时是不是应该给他们讲讲外婆的故事？只是，《圣经》也早就有简体字本了，为什么我外婆要读繁体字本，难道她潜意识里觉得读繁体才算有文化，才有资格做个中西文化的交流使者？下次回家一定好好问问。

绳金塔

绳金塔这个名字有点难听，和“神经”这两个字音近。在我们家乡，说一个人脑子有病，只需要很简洁地下定义：神经。“病”字是可有可无的。这让我迁怒到这个塔上去了，它为什么这样不争气？取这么个傻乎乎的名字。

我在幼年，站在家里的院子里就可以遥看这个古老的塔，那时它的身体远没这么光鲜，连塔檐也没有，浑身疥癣地站着，颜色不一，砖色斑驳，青一块紫一块。砖缝里还不时伸出蓬乱的草和小树，看上去好不沧桑。最奇特的是塔尖的装饰是一个金黄色的铜瓶，这在中国的古塔里算是绝无仅有的吧？所以当我一度翻找中国古塔的资料，想发现绳金塔的照片而不得时，心里好一阵沮丧，没有理由嘛，凭什么那些个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乱七八糟的古塔都有资格进图片库，而我们这个额头独特、隆准龙颜的绳金塔反

而不能呢？

关于那个塔尖的铜瓶，我从老头子们那里听来的，本来是纯金的，后来日本鬼子来了，开着飞机，用铜制镀金的赝品将它换走了。这让我也好一阵遗憾，后来看多了抗日资料，不禁失笑，侵略者有必要那么卖力么，还给你铸造一个赝品，重新安上去？不过这传说有可能还是害了不少人，二十年前看《南昌晚报》，有个新闻说，十九个青年爬上绳金塔顶，想刮取那铜瓶上的镀金，被全部抓获。这又让我好一阵得意，原来我眼前日日见到的古塔，它头上的冠冕到底还是有点价值的，竟值得桑梓的游侠们冒着摔死或者坐牢的危险去亲近。虽然它的值钱与否，跟我完全无关，可是忝为它的邻居，似乎连惭愧也算是一种荣耀了。

那时我日日一抬眼就是这古塔，在我的怀古意识和能力还有待发育之前，我对它的眼光竟是那么漠然。偶尔的兴奋，却仅仅是伴随着它头顶的铜瓶而起的。现在我反而更多地回忆起它斑驳的塔身了，在我看来，那和斑驳的虎丘塔毫无区别。那样的传奇，那

样的沧桑，那样的阅尽人间春色。可是那时我对它太过漠然。

绳金塔下的房顶是鳞次栉比的，矮而丑陋。我一度形容它们是一群老乌龟，蹲踞在古塔之下，把它围得密不透风。乌龟之间是我经常走的小巷。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是湿漉漉的石头路，每家的墙角下都爬满了暗绿的苔藓和丰满白嫩的蜚螭，这就是我的绳金塔下的印象。湿润而灰色，对我的心灵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自然是不消提的，卑贱而阴暗的灵魂在这里很容易潜滋暗长。好处也自然有，回想苏童的小说《南方的堕落》，姑苏的大街小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样的经历也许可以锻炼人曲折的描写能力，还有就是，我看多了蜚螭这样的东西，让我至今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吟诗道：

我捧起一抔白嫩的蛆

细致地将它们捏成蛆团

然后喜滋滋地放在嘴里大嚼

鲜润的汁水就那样顺着我的嘴角淌下